

现代汉语
『语用数』
范畴初探

刘承峰 著

XIANDAI HANYU
“YUYONG SHU”
FANCHOU CHUTAN

学林出版社

现代汉语

『语用数』范畴初探

刘承峰 著

本研究先后得到「复旦大学第六届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优秀博士学位论文」(EYH3151024)和「2008年上海高校选拔培养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基金」资助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汉语“语用数”范畴初探 / 刘承峰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0. 2

ISBN 978 - 7 - 80730 - 918 - 5

I. ①现… II. ①刘… III. ①汉语—语法—研究—现代
IV. ①H1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4791 号



现代汉语“语用数”范畴初探

作 者—— 刘承峰

责任编辑—— 刘 娴

特约编辑—— 周 伟

封面设计—— 魏 来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 ewen. cc)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8.375

字 数—— 20 万

版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730 - 918 - 5

定 价—— 24.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序

近些年来,现代汉语语法学界重视语义与句法的相互制约现象,出版了一批以句法语义范畴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如时体范畴、数量范畴、方位范畴、能愿范畴、否定范畴、比较范畴、被动范畴等,都有专著进行了深入探讨。刘承峰的《现代汉语“语用数”范畴研究》反映了句法语义范畴研究方面的一项新成果,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关于现代汉语中的“数”的语义表达学术界已有不少讨论。作者在深入分析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系统观点。书中认为,“数”范畴是基于人类对世界日趋精细认识的驱动而发展的认知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数概念在不同的语言中具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学术界目前对“数”范畴的讨论大致可概括为“词法数”、“句法数”、“语义数”三个层面。词法数主要体现在词语的形态变化上,存在于形态变化较为复杂的语言中。句法数体现在词语的组合关系中,如现代汉语。语义数是词法数和句法数的深层基础,指体词性成分所表现的事物或概念的数量特征。

书中具有较大创新意义的观点是提出了“语用数”这个新概念,并选择了现代汉语中的“都”、VV重叠、“不是……就……”、

全量否定四类句法现象,运用“语用数”的概念进行具体的个案分析和理论解释。这一学术尝试是大胆的,也是有益的,书中的实例分析和理论探索丰富了现代汉语句法语义范畴研究的内容,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全书在结构上由“语用数”理论构建和四类个案分析组成,做到了语言理论与语言材料的有机结合,有很好的说服力。作者理论思辨能力较强,对事件、语用数、语用等几个基本术语作了一些独到的阐述。

关于事件。“语用数”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概念是“事件”。书中梳理了自 Jackendoff 的理论至事件语义学中“事件”的含义,对“事件”的定义作了新的表述,认为“事件”是一个经过说话者主观加工的由表征动作的谓词性成分及其名词性参与者共同表现的概念结构,对应于句中的名词性和谓词性成分共同表达的一个行为状况。

关于语用数。书中认为,“语用数”指的是在一个句子的局部语境中,经过对句子所表事件的离散,以临界量为参照点而确定的句中名词性成分的数值,即句中名词性成分所指对象参与句子所表事件的具体次数。如果句中名词性成分的量大于临界量,为语用复数;如果等于临界量,为语用单数;如果小于临界量,则事件不成立,句子不合法。

关于语用的含义。书中的“语用”侧重于语言表达者对语言符号所指对象在概念结构上的使用状况,体词性单位本身只是一个基础,关键是看说话者如何使用这一体词性单位,即将它运用于何种事件中,以及在事件构建中的使用次数。“语用数”的值(value)不是由语言符号本身带来的,而是必须综合多个符号的信息,并采用句子以外的语用推理规则进行推理才能得到,这

也是一种“语用”信息。

为了阐释“语用数”的内容,书中从两个角度进行了分类。

第一个区分角度是实体参与事件的“侧面”。如实体的空间大小,实体参与事件的时间,实体的功能以及实体的内在属性的变化等。在构建一个事件时,以上四个因素都会参与。但是在某个具体的事件中,经常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受到交际者的关注,并在语言表征上加以凸显。根据事件表达凸显因素的不同,可做出相应的分类:空间分割的语用复数,指的是事件涉及实体的空间量。时间分割的语用复数,指的是事件涉及实体的时间量,即临界量是一个事件占用的实体的某一段存在时间,与之比较的是该实体的总的存在时间,或该实体被关注的时间。功能分割的语用复数,指同一个实体同时参与多个事件,构成多个事件场景。特征分割的语用复数,指动词所表示的事件的最终达成,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伴随着对象实体特征的逐渐变化,最终达到质的变化。

第二个区分角度是名词性成分参与事件的方式。可分为充分数和必要数,书中结合时体标记的不对称现象对这一区分做了解释。

书中除了阐述“语用数”这一饶有新意的概念,还用大部分的篇幅分析了四类现代汉语的句法现象。从“语用数”的新视角进行考察,借以检验语用数的对汉语实际现象的理论解释力,得出了不少富有启发的观点。例如:

作者考察了现代汉语的“都”的句法语义,认为“都”的前指和后指这两种“总括”属于不同层次。

在分析了“VV”动词重叠的各种表现后,指出动词的情状类型和动词能否重叠具有密切关系,但是动词重叠式的语义并不

能直接由此得出。

在考察现代汉语否定句中名词性成分的语用数值等多种因素的基础上,作者列出了一个表达全量否定倾向性的连续统。

当然,由于“语用数”是作者提出的一个比较新的概念,这方面的研究还需要更多的学术积累。书中对“语用数”的理论表达略觉晦涩,语用数的内部建构和试图解决的问题尚可更加细化一些。相信经过作者的持续努力,这一学术探索的价值将更为彰显。

刘承峰博士曾经在复旦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专业是现代汉语语法,由我担任指导教师。他思路敏捷,刻苦勤奋,积极组织语法沙龙,发表学术见解,进行学术争辩,对语言学研究 and 理论探索倾注了极大的学术热情。他待人真诚,助人为乐,富有团队合作精神,在为人和治学上,都表现出了宽阔的胸怀。

得知刘承峰的新著即将出版,我十分高兴,写了以上一些感言。祝愿他在高校教育事业上有大的作为,在语言学研究领域中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戴耀晶

2010年1月6日

于复旦光华楼

中文摘要

从范畴角度进行研究已经成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提出一个新的范畴:“语用数”,并在专题研究中运用“语用数”这一概念,对以往没有触及或者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进行考察,以求做出新的解释,并作为对“语用数”理论解释力的一种反证。

第一章,绪论。主要论述了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围以及语料来源等问题。

第二章,“数”研究综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介绍已有“数”研究的成果,包括“数词”的类别归属、“数词”用法的归纳和“数”系统的构建、“数”范畴的类型学对比研究、“数”的文化意义探讨等。此外,鉴于“数”、“量”两个范畴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往对于两者的研究内容互相交叉,我们也梳理了和“数”研究密切相关的“量”范畴的部分研究成果,也包括了“量”研究中包括“数”研究的内容。

在综合梳理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现已有研究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数”和“量”没有明确区分,造成研究内容多有交叉,影响了对各自问题的研究;二是现有的“数”系统不能很好地解释相关语言现象。

第三章,“事件”及单一事件的语言学解读。“事件”(event)这一概念和“语用数”具有密切关系,是判断句中名词性成分语用数值的基础,对于其内涵,不同的学者理解各异,研究中的所指也很不相同。

本章从四个方面梳理了“事件”研究的已有成果:Davidson(1967)的“戴维森主义”Hecto-Neri Castañeda(1967)的“新戴维森主义”和现代题元理论;Jackendoff(1972、1983、1987、1990、1992)提出、发展的“概念语义学”(conceptual semantics)中的“事件”理论;Vendler(1967)、Verkuyl(1972、1993)、Dowty(1979、1982)、Smith(1977、1991)及戴耀晶(1997)等情状类型研究中的“事件”研究;史有为(1997、2001、2006)等的“事件”研究。

在此基础上,我们把“事件”看作一个经过说话者主观加工后的概念结构层面的概念,对应的是句中的谓词性成分与其相联系的名词性成分共同表达的现实行为状况。一个事件的基本要素包括表征动作的谓词性成分,动作的名词性参与者和两者共同表现的概念结构。

“事件”是考察语用数的基础,在确定语用数值(value)时,需要关注事件的类型,而事件类型特征的确立,体词性单位本身只是一个基础,重要的是看说话者如何使用这一体词性单位,即看他把它应用于什么事件,以及实体在事件构建中使用的次数。因此,在确定一个名词性成分的语用数值时需要综合考察句中的名词性成分、动词性成分以及两者的综合作用情况。

在上文提出“事件”的基础上,以现代汉语中的“加合名词”和“交互动词”这两个语言现象表达的“单一事件”为例,对“事件”的概念作了进一步的解释。

第四章,“语用数”。语用数指句中名词性成分的所指对象

参与句子所表事件的具体次数。在对一个句子所表事件(event)进行离散化的基础上,以“临界量”为参照点,把句中的名词性实体成分与之比较的结果即是语用数值(value)。具体说来,如果一个名词性成分的量大于临界量,为语用复数;如果一个名词性成分的量等于临界量,为语用单数;如果一个名词性成分的量小于临界量,则事件不成立,句子不合法。

“语用”有两个含义:首先,指说话者对符号所指对象在概念结构层面上的使用;其次,语用数值来自于语言符号组合而产生的新的意义,不是来自于语言符号本身的所指意义,从而区别于狭义上的“语义”。

第五章,“语用数”的种类。我们从两个角度对语用数进行分类,提出其确定参数,并对相关语言现象进行了初步的解释。

一个实体的存在方式有很多的维度,如实体的空间大小、实体参与事件的时间、实体的功能以及实体的内在属性的变化等。在参与构建一个事件时,以上四个因素都会参与事件,但是,有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受到交际者的关注,从而在语言表征上得到凸显,按照参与语言表达的属性的差异,我们对语用数作出相应的分类。

空间分割的语用复数,指的是事件涉及实体的空间量,例如“吃鸡”是吃鸡的空间的一部分。时间分割的语用复数,指的是事件涉及实体的时间量,即临界量是一个事件占用的实体的某一段存在时间,与之比较的是该实体的总的存在时间,或该实体被关注的时间,如“(这段时间)我都吃面条”中的“我”。功能分割的语用复数,指一个实体同时参与多个事件,构成多个事件场景,如“*他们都在吃那颗花生”中的“那颗花生”是语用单数,而“他们都在看这场演出”中的“这场演出”则是语用复数。特征分

割的语用复数,指动词所表示的事件的最终达成,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伴随着对象实体特征的逐渐变化,最终达到质的变化,如“他终于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军人”中的“他”。

本章还提出了另外一种语用数的区分角度,即名词性成分参与事件的方式到底是必须的还是必要的,前者是充分数,后者是必要数。就事件【看书】来说,如果是进行体,那么表达的是正在进行的事件,因为动作行为正在实施,事件所涉及的实体的量是必须的,所以,实体的量全部被这一事件“占用”,这就是“必要数”。完成体涉及的是事件实际施行的那一部分和实际产生的结果,对于完成体而言,由于已经完成,关心的便只是事件实际关涉过的量,句中的名词性成分是“充分数”。

此外,本章还对“语用数”与限定、描写、单向形容词和体标记的共现等问题作了简要的阐述。

第六章,现代汉语总括副词“都”研究。以往的研究基本形成了一个共识:总括副词“都”指向其前的复数名词性成分,但是语言事实与此存在矛盾。我们认为“都”作用的对象是语用复数,“都”不仅可以指向它前面的复数名词性成分,也可以对其后的名词性语用复数成分进行“总括”。“都”的前指和后指这两种“总括”属于不同层次:前者是一般意义上的“总括”,指的是一定范围内的所有个体或者某一个体的所有可被分割的部分全部具有某一性质或参与某一行为,“都”左面的名词性短语 NP 是无标记的表现成分;后者是“列举”,指的是在某一个范围(集合)内的多个个体参与某一事件的构建,并加以列举,“都”右面的名词性短语 NP 是其指向成分。

本章还对“都”字句中“都”前后的疑问代词的不同语义解读进行了解释。

第七章,动词重叠式“VV”研究。以往的研究比较详尽,但是在语义研究上分歧较大。本书以动词重叠式“VV”为研究对象,在限定考察动词范围,即孟琮等(1999)《动词用法词典》中1308个动词和2170个义项的基础上,指出动词的情状类型固然和动词能否重叠具有密切关系,但是动词重叠式的语义不能直接由动词的情状类型引申得出。因此,我们改换思路,有限度地扩大考察范围,即通过引入谓词的名词性成分参与者,基于象似性(Iconicity)理论,结合名词性成分的语用数值,最终得出结论:动词重叠式的本质语义是“多次发生”。

进一步联系动词重叠式所作用的名词性成分,在一致性关系的框架内,提出动词重叠式的本质是一种“动词数”(verb number)的形态变化。

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考察了一些不能使用动词重叠式的句法现象。

第八章,现代汉语“全量否定”研究。对于现代汉语的全量否定表达及确定依据,众多学者已经达成了基本一致的看法:否定的量域都是向大确定,对最小值的否定能够达到对全量否定的效果,并且,多位专家学者都把“一”看作最小的极限量,因此,对“一+量+名”的否定可以达到全量否定的结果。

现代汉语的否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至于全量否定,其否定结构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否定结构并不具有相同的否定效果,能否表达全量否定和否定结构的选择具有密切关系。否定句中“量”具有一定的作用,对于什么是最小量、如何确定最小量都需要重新考察,只有句中的名词性成分是语用单数时才可能表示全量否定,句中有“一”不一定表示全量否定,句中即使带有大于“一”的语义复数,该数量结构是语用单数时也可以表示

全量否定。否定词具有不同的表义功能,“没”倾向于表示全量否定,而“不”一般表示一般否定,只否定句中的事实,不涉及梯级含义中其他数量。

在综合考察句法格式、名词性成分语用数值和否定词的基础上,我们提出 12 种推理模式,并形成了一个表达全量否定倾向性的连续统。

第九章,结语。

Abstract

The book includes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to bring forward the concept — pragmatic number, from chapter three to five. The second part is to use the new dimension “pragmatic number” to improve the comprehension of “都”、verbal duplication VV、the construction “不是…就/便是” and overall negative, in other words, I want to through the four chapters to prove that pragmatic number can help us to achieve better results.

This book consists of nine chapters with about 170,000 characters in total.

In chapter one, the introduction brief the objects for examining, the significance for the research, the approach of analyzing and the explanation of the corpora's origin.

Chapter two mainly retrospects the studies on number.

Firstly, Summarizing the achievements in former research: such as which category number falls into, the usage of number, the system of number, the research of number from typological angles and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Besides above content, the

part concludes the research about number in quantity research.

Secondly, Exploring the objection of former researcher: On the one hand, not having clear-cut division of number and quantity, bringing about the overlapping parts and affect respective research. On the other hand, the number theory now available can not explain some linguistic phenomena. Number is an important property to substantive components being distinguished into three layers before: paradigm number, syntactic number, semantic number. The thesis adds a new gradation — pragmatic number to coordinate contradiction.

Chapter three examines different achievements about “event”, then take the representation of unitary event for example to interpret event.

From the literature, there are four origins of the concept event: Davidson, D's davidsonian、Hecto-Neri Castañeda's Neodavidsonian and modern thematic role; Jackendoff's conceptual semantics; Vendler、Verkuyl、Dowty、Smith and Dai yaojing's research on situation type ; Shi youwei's “event”, etc.

On the basis of Jackendoff's points, our event is a concept subjective processing action state from the speaker's conception, which is jointly expressed by substantive composition and predicate composition. Event is the foundation to investigate pragmatic number, for the event type is the decisive factor to judge the pragmatic number value.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concept event , we talk about the merge noun and the interactive verb.

The fourth chapter tried to propose the grammatical concept of pragmatic number. Pragmatic number is a important property to substantive components, which by the quantity of the entity involved in a dispersed event as the critical point to judge the times used in the event that a sentence express.

We can decide if the entity is pragmatic plural or singular by comparing the entity's quantity with the critical point. If the former is larger than the latter, the pragmatic number value is pragmatic plural; If the former is equal to the latter, the pragmatic number value is pragmatic singular; If the former is less than the latter, the event is not untenable and the sentence is illegal.

"Pragmatic" has two implications: The first implication refers to speaker's appliance situation of linguistic notation; The second implication is that the new meaning of a substantive composition is not got from the designation, but from the mutual relation of different linguistic notations.

Chapter five tried to classify pragmatic number. In one dimension, it can be divided into spatial segmentation, temporal segmentation, functional segmentation, feature segmentation.

Spatial segmentation pragmatic number refers to the event that involves the spatial quantity of entity, such as "eat chicken". Temporal segmentation refers to the event that involves the temporal quantity of entity, temporal segmentation refers to the the event involves time an entity exists or the time a entity is concerned.

Functional segmentation refers to the entity that event involves the functional quantity of entity participate in the event, in the kind of event, the entity participate in more than one event. Feature segmentation refers to the entity that event involves the entity with gradual transformation in temporal procedure.

In another dimension, pragmatic number can be divided into sufficiency number and necessity number. The former refers to the way a entity participate in an event is sufficient; the later refers to the way a entity participate in a event is necessary.

Besides, we use pragmatic number to discriminate determinant component part and descriptive component part, the appliance of one-way adjective and aspect mark.

Chapter six discusses blanket adverb “dou”.

“Dou” decorates pragmatic plurality, and the decorated component part can locate to the left or the right to “dou”. The former refers to the general blanket: each part of an individuality or each individuality participate in a behaviour; The latter refers to list: which individuality of a set participate in a behaviour.

Besides, this chapter also explains the reason why the interrogative pronoun has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before or behind “dou”.

Chapter seven research verbal duplication. Previous researchers been very detailed, but there is large divergence of